

經部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桑英

經問卷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遠宗先生之子康熙庚午科舉人問洪範五事配五行自伏氏大傳及劉向董仲舒輩皆據易繫以貌言視聽思配木金火水土而宋蔡沈註尚書則一概反之配以水火木金土雖似背易傳而于洪範五行次第較為獨合況考八庶徵原文又以雨暘燠寒風為五事徵驗則

雨似屬水暘似屬火燠似屬木寒似屬金其于貌水

言火視木聽金之配分明一串此其說未為過否

向亦曾以此致疑但遍考經說則自三古及漢唐至今並無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之解則杜撰矣春秋傳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洪範庶徵有五氣雨暘燠寒風其義並同是以孔疏曰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鄭康成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若燠為火氣寒為

水氣其說易曉故五行傳所解無非此義如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葢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兌在西方為秋為金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若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暘常旱葢木氣傷則金沴之金氣傷則木沴之相衝之氣易相傷也至于冬夏則日夜乖反寒暑殊絶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此本氣有過非互沴也是五事相配

舊說歷然非一人臆見可更變耳

又問五事庶徵在五行傳所載甚博然多係附會且貌屬雨言屬暘在五行家言有確徵乎

春秋貌不恭者如晉厲公步高晉惠公受玉惰郤錡將事不敬苦成叔傲魯昭公居喪無慼容類言不從者如單襄公論郤錡語犯郤犨語迂郤至語伐王子伯廖論鄭公子曼滿語貪曾穆叔論趙孟語偷孟孝伯語更偷類雖其配雨配木配暘配金不必鑿鑿然成六年雨木水

劉向父子皆以為霧氣寒木不曲直故木得雨而氷而五行傳木氷即是木介介者甲也兵象也是時晉楚鄢陵之戰楚王傷目正屬常雨傷貌之驗昭八年石言于晉劉向以為金石同類惟金不從革則失其性而為言及漢成鴻嘉三年天水之兾縣南山大石鳴聲隆如雷平襄二百四十里内野雞皆鳴是水沴金而兵革之氣為言為聲以致廣漢鉗徒一時皆反故後志平城門内屋自壞由時多服妖貌沴致罰安帝時訛言相驚則兵

革驟起故元嘉童謡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謂恒暘沴金也請為諸君鼓嚨胡謂不敢公言而私作咽語言者之為金沴也其徵貌于木徵言于金鑿鑿如此

然五行說云恒燠恒寒陰陽之沴似于視聽無所關不然則漢志云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豈周皆視不明秦皆聽不聰乎

五事之罰亦舉大槩苟視聽違錯則其罰齊至自難分應如用賢之誤總一視聽不聰明而甫罰恒燠又罰恒

寒是亂應也然考舊儒說則往舉其大者言之如定公不用孔子受齊女樂則兩觀及雉門災以為火氣有沴致視不明之罰雖是時隕霜殺菽冬亦恒寒而驗不及也即哀帝以朱博為相原不止聽之不聰而是時受策有大聲如鐘震于殿間則以聽徵之謂之鼓妖雖是時河南頴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實為水沴之徵而殿廷鼓妖尤為重大則祇徵在此更不他及且占驗推測古原有任情解斷不礙常理者如定公不用孔子

致兩觀雉門俱災為恒燠為視不明之罰此是常理然董仲舒為說曰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以盛聖易熟惡其勢宜易成而魯終不然所以災也則似天有除舊更新之意與春秋書新作雉門更有關合學者思之

遠宗問春秋傳諸侯不相獻俘此是周禮而經書歸俘者一獻捷者二然並不以是置貶例此何說與曰春秋微詞未嘗于字句間見不與之義如此三獻俘

一是莊七年齊人來歸衛俘一是莊三十一年齊人來獻戎捷一是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齊人與楚人一例獻俘與獻捷一例有何字義見其譏貶但以禮所無有而是時行之春秋直書之則其不與意已可見矣且其中有各不同者苐就事測義而其不與之意復有等殺如此三獻俘則齊桓伐戎來獻戎捷不過欲誇示霸伐之意無甚大咎楚成獻宋襄之捷則春秋所惡無過宋襄楚雖邀功亦且親我較之齊桓亦無大劣

至齊襄歸衛俘則齊魯俱惡極矣抗王人以納無道公然獻俘置王國救師于何地此則各就其事審之而義自出者故孟子讀春秋祗有三例曰其事其文其義以為義即在事中也

然則俘與捷或有不同且一曰衛俘一曰戎捷一則捷上無宋字豈有義乎

曰不然俘者軍獲捷亦軍獲也雖字註又有係人曰俘截耳曰馘之分然書有俘厥寶玉傳有馘以數軍實之

解則凡單所得統稱俘捷若其無宋字則杜預明云不言宋者秋伐宋冬獻捷史省文也自春秋不明在漢唐及宋邪說百出而近則無學之徒肆其輕薄甚有目不識三傳而造為三傳異同者取坊刻五傳平文一書抄其每經下左作某公穀作某人名地名鬱然成篇然實不得知致以衛俘為人名有云若其人名之兩異者左與穀以叔孫舍為叔孫婼是也人名之共異者左公穀皆以衛俘為衛寶是也則衛俘是姓衛名俘之一人矣

夫惟俘即是捷故俘可稱寶左傳曰齊人來歸衛寶公羊曰此衛寶也今乃以為人名而作書以傳之無學之人又代為梓之行之豈俘寶異名或于其人有微詞與又尹氏即君氏而分作兩人曰一尹氏也左曰君氏惠公之夫人公穀曰尹氏天子之大夫一君氏也公穀曰天子之大夫左氏曰聲子孔寧儀行父兩人也而合作一人曰寧儀公羊作甯儀猖狂至此欲不鬼哭地下得乎

遠宗問曲禮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拾者取也似言取
級以上耳鄭氏註作涉則為涉獵反踰級矣且聚足
與連步有何分別舊註總未明不知有確解否
古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階今惟天子有之餘俱無有
是以升階之法皆不講習但其義自了如曲禮所記自
是敬謹一法自下至上皆不越步謂之拾級其云聚足
者即拾級之解也連步者又上堂名也葢拾者斂也廣
韻作收拾內則註作拾斂與聚足聚字同義大凡升階

者升阼階則先左足升西階則先右足假如先左足者左足躡一級右足從而併之則就階言之謂之拾級以兩足同躡此一等不越等也而就足言之謂之聚足以兩足並也而至于臨上堂時則左足躡級右足必跨而上堂而拾級之法則右步仍連左步不越步而上謂之連步此敬謹之至者若鄭氏解作涉則水行無等曰涉失其義矣且連步聚足亦未分别總是誤耳

又問雜記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此散等

者必是散步升階與拾級相反矣乃鄭氏又謂散等

即栗階何也

此所謂等即級也階也古階制以堂為限天子之堂九尺即是九階九級以每一尺為一級也有九級即是九等以每一級為一等也降此而諸侯七階大夫五階士三階皆然其所云散等固是散步與拾級連步相反然而非自下至上皆散步也謂下皆連步至上等而始散步也葢數級之法雖自下至上一級為一等然經凡言

等則往往以近堂上級為首等如士冠禮降三等鄭氏謂下至地也則士三等階反從堂上而下數至地故散等與栗階同而栗階之法則燕禮記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謂自下升上毋問九階七階五階三階凡當栗階者近地諸階猶是拾級之法兩足合一階而至于近堂三等則左足躡第二等右足即躡第一等然後左足又一發而升堂謂之散等散者不連也即栗階也然而其所散者祇是三等非通等也

但其所謂栗階者鄭註又謬據公食大夫禮賔栗階升

鄭云栗實栗也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又注云栗感

也則感即斂拾實栗即積聚而衆多仍是拾級聚足之

義非散等義矣葢栗者裂也即散也栗裂聲之轉毛詩

蒸在栗薪言析薪也考工記居幹之道居栗不迆栗讀

為裂即析散之義是以升階有四法一名拾級即聚足

皆連步以登此禮讓法也一名散等即栗階謂以連步

始以散步終凡有吉事而兼凶事或尊者有所命或臨

登而尊者辭讓則行此法但連步多而散步少故散不過二等正義謂升一等而即散升則散升過連步矣此誤也一名歷階謂閱歷而升自下至上皆散步此有急諫諍或赴王國君命及應走趨事則行此法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然此是閱正等但越步而不越級一步是一等賈氏公食禮疏謂歷階越二等此又誤也一名躇階謂不循等級越等而走此在急難奔逃者則行此法公羊傳趙盾躇階而走是也但躇階雖越等而

實無定等以古法一等是一尺雖古尺甚短然亦不能

超數級賈氏疏謂躐階越三等則既鑿而又無理且杜

撰矣此又誤也

王錫問尚書君陳篇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論語

引書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少孝乎二字

近人攻古文君陳者皆謂竊論語而誤逸其文先生

作古文寃詞辨之詳矣但漢後引經凡多孝乎字如

潘岳閒居賦陶潛孝傳贊先生皆謂是引論語非引

君陳則諸所引語並無標識何以知非君陳文必論語文也

正惟諸引經者並無標識而君陳無孝乎字惟論語有孝乎字則凡有孝乎者必論語非君陳矣不特此也凡觀引書者自當並觀其所引之文如袁宏後漢紀亦曾引此然其文曰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也夫不曰克施而曰施於此論語文矣君陳安得有之

李成輅 康熙甲戌進士仁和人 問坐位左右莫知所尚向讀曲禮亦知坐禮尚右故從來有祭堂首西室之說而先生近著祭禮亦以考西妣東為之辨定乃讀先生北郊配位議又似宜尚東而不宜尚西竊所未解且廟位尚西而子姓之荅享者又復男東而女西何也

曰此以專坐與賓主之坐有分見也其專坐與賓主之坐有分見何也從來東西左右莫辨所尚即考之諸經亦互有同異大抵以陰陽為主陽則尊左陰則崇右並

無有一定隆殺見乎文間而惟坐位則明有二尚一以負言一以向言專坐則尚負負陰者以西為尊南向之尚西方負陰故也負陰則尚右也此祭室專坐必祖居考西考居妣西之所自來也若禮坐則主向矣向陽者以東為尊是以禮席南向者必尚東方益陽向尚左左本在東而鄉飲射禮又且以主席東設賔欲親主則必舍所負而尊所向非惟禮文亦情固然也今郊壇專坐似應主負而不合有王者為主人東設配席則居然賔

主與宗廟之有合食而無配位者不同是以南郊北郊雖兩俱專位而配位之設不得一尚東而一尚西南郊南向固尚陽尊左而配在東何則向陽者左在東也北郊北向雖尚陰尊右而配亦在東何則向陰者右亦在東也然則宗廟弟主負而郊壇必主向有難同矣

若子姓享荅則何敢以主自居乎祖原非賔而子姓則全無主禮一享一荅但如朝禮喪禮塟禮墓奠禮一以男東女西為斷非向陽而尚右以祖無相向禮也亦非

坐陽而尚東以享荅者無坐禮也故俗禮有誤行者常坐尚西而今祠守神坐皆尚東禮坐尚東而今諸賔偶坐仍尚西此誤也偶拜尚西而今偶拜者皆尚東拜上尚東而今拜上者反尚西又誤也

盛唐問鄭康成謂禘是郊天而王子雍非之此禮已明白久矣今復有墨守鄭說者謂議禮之家各有師承吾弟師康成則何能顧王說耶

漢儒師承謂秦世滅經之後無可傳述于是間有仍周

秦之末祖襲舊說者則師而承之如魯申公受詩浮邱生董仲舒受穀梁春秋于瑕邱江公歷兩漢學官相承不輟然一經論定則墨守俱下如毛詩既出而魯詩遂亡左氏春秋行而江都之學化作烏有何則師承絕也今尚有師承乎康成非汝師汝亦何能承康成也且議禮有是非非謂各承一說可以固守自得也夫禘之非郊不必王子雍聖証論知其誤也康成是說原據韋玄成謬論而玄成之謬則在當時司徒掾班彪已早斥之

謂禮文缺微未可偏定然而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皆玄成之說不如劉歆之論之博而篤也是韋匡一誤而劉歆正之康成再誤而王肅又正之徒緰膩逐康成車後已無益矣况唐宋議禮家其是王否鄭者已成鐵案妄作嘵嘵有何足辨特予辨經法不較門戶不審問韋劉王鄭當日是非而祇以經斷之大傳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則祭有等殺天子祭太祖之父諸侯祭太

祖大夫祭高曾凡其所云祭者皆祖廟之祭也非天也此經文也是以儀禮喪服曰都邑之士知尊禰謂祭父也大夫知尊祖謂祭祖曾也諸侯及其太祖謂祭及始祖也天子及始祖之所自出則又祭始祖之父也皆非祭天也此又經文也即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庶子亦祭己之所自出而立親廟別子亦祭別子之所自出而立宗子之廟無非言廟祭者郊安得有廟則又非祭天也此又經文也乃舍此則無言禘

法者矣然則禘真非郊天矣是以康成既為是說而于註春秋吉禘時則又改為說曰喪畢而吉禘明年而禘五年而再禘是康成已改禘郊為禘廟而千載之下尚有師承其謬者不亦愚乎

又問周制嚴嫡庶此是名分而先生謂是封建之世恐亂擇立故特嚴于此以為嫡庶者即貴賤所由分也此真前儒所未發者但喪祭大禮其嚴嫡庶處亦何曾有貴賤之跡分于其間而名分自在也葢嫡庶

貴賤祇擇立一節而他禮不必然也他禮在名分不在貴賤也

禮莫重喪祭喪祭之外有何他禮喪祭貴貴則無他禮可辨矣喪服父為適子三年為傳重也若適子廢疾不傳重則父母皆降服矣是以喪小記曰適婦不為舅姑後者則姑亦為之小功夫同一適子適婦而適子廢疾不能襲爵則父母舅姑皆為降服是尚可曰此重嫡非重貴乎惟祭亦然禮支子不祭謂庶子及次嫡不襲爵

者皆支子也不祭者謂嫡即主祭則次嫡與庶皆不得而主之也重嫡故也然此猶未見為重貴也何則主祭秖一人長嫡主之則次嫡自不得主不必賤次嫡也乃所謂支子不祭者謂長嫡有故不得主祭亦不許次嫡主之而必告于祖而始攝其事故曰不祭則次嫡嫡也而賤之矣然則重嫡即重貴茍無貴則次嫡與次庶等耳何嫡之與有

乃名分既定歷千百年後極重難返在春秋戰國間亦

遂有誤用其意者今則倚嫡虐庶傷殘骨肉名為同體而實則視若臧獲甚至芟夷翦薙不啻禽獮而人倫絶矣即如喪禮檀弓云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夫子柳子碩皆叔仲皮之子也庶弟之母則叔仲皮之妾子柳子碩之庶母也徒以適庶之故子柳傳重竟欲子賣父妾兄賣弟母以為嫡葬具則在先王定分之初心必不出此雖子碩無禮子柳折之檀弓記此亦

或責碩嘉栁以稍存禮意然亦有其說矣吾故曰封建之後何有嫡庶匪曰無之或寛之也

張南士曰夫父貴有後亦欲使其妻妾得苟全耳今以為後之人而可賣巳妾則亦何樂乎有為後者况以弟之母而稱曰人之母則路人矣以人之母之子而使其為巳之母服齊衰三年不亦過乎　又問

春秋定八年從祀先公胡氏謂昭公主始入廟此固大謬先生辨之是矣但左氏謂是季寤公山不狃輩所為而先生謂此必假定公之命此何據乎

春秋簡書非君事不書此尤君事之最大者豈有么小

私為之而夫子肯鄭重書之者此其有君命據在經不必有他據也且亦非無據也袁宏後漢紀載周舉議廟制有云經書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至定公正而下之孔子是之曰從祀先公為萬代法也則舊儒明云定公所為矣特予作傳不必備述作証據耳

又曰春秋桓無王以桓為亂賊之首特去王以見書法此亦有見而先生必不從何也

其說已舌敝不能再贅然我知其必不然者魯史于桓

年獨多闕文不知舊史故闕而夫子仍之又不知夫子本完書而其後又從而闕之皆不可考矣特其是闕文不是書法者桓在位十八年其弑君無王在即位時若果嚴亂賊之首亦當于稱亂之首年嚴之乃自三年無王至九年止又自十一年無王至十七年止豈一二年與十年十八年尚有王耶抑年有是非有當貶有不當貶耶若四年七年皆無秋冬則時定無可貶者况十四年書夏五則欲削一月以寓書法未之聞也又况十七

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則日食朔日必書干支干支有何罪而削而貶之然且五年甲戌己丑陳佗卒世無一人之卒兼兩日者今乃書陳君之卒而忽及兩日褒之耶抑貶耶此笑話也吾故曰桓年多闕文並無書法實定論非虛語也

又問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音扶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室緦此本文原易明者而鄭註云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世

遂莫解

從母之夫俗母姨夫也舅之妻俗舅母也禮為從母小功夫無服為舅緦舅之妻無服今以甥同居母姨夫與舅母之家故一為舅母服一為母姨夫服而他甥之居別宅而不同居者譏之或乃為之解曰同室可緦禮由義起也

又問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而孟子一一解之豈戰國時無井地與

據春秋有井衍沃之文則晉亦尚作井地但惟坦衍而
沃膏者間一行之他無是也若戰國則未必有矣史記
秦孝公四十一年為田開阡陌正在戰國與魏惠王齊
威王同時則此時方改阡陌廢井地之際雖間或有是
亦將毀棄況未必有也嘗考阡陌字義謂千田為阡百
田為陌又或謂田之東西衡界者為阡南北縱界者為
陌總是改九百為千百改東西交畫為偏東偏西之名
而小雅信南山詩即有云南東其畝春秋晉與齊平且

欲使齊地盡東其畒得毋春秋以前已早有阡陌之法行其間與

又問受脤于社脤者胙肉也故從肉而字書作祭器名何與

此以蜃飾器而盛胙肉于其間以肉言之則為脤以器言之則為蜃然兩屬通字如周禮有掌蜃官其職則祭祀供蜃器此專言器也而鄭玄云蜃所以飾祭器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蜃則直以蜃作脤矣又鄭

衆云膃可以白器使其色白則且合脤與蜃而併作蜃字其字形與字義通見如此

問襄十年傳魯有禘樂賔祭用之杜云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而孔疏謂魯禘用四代則周禘當用六代是魯禘周禘明有等殺何謂魯禘僭耶

諸侯無祭所自出即是僭但魯祭出王別有宗法予向已言之屢矣若謂魯用四代樂周當用六代樂則不然魯禘出王非謂伯禽世室中當禘周公為所出之公謂

周公太廟中當禘文王為所出之帝也禘所出之帝有何隆殺後儒徒讀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以為大武大夏止是四代而不知周禘亦如是也觀周禮大司樂職以大濩享先妣大武享先祖以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宗廟而總不及雲門咸池則限于四代而不及六代可知矣況三年之禘即吉禘也吉禘止于先公自周公伯禽而下不及文王即四代之樂亦不當用

何況六代故孔疏謂魯禘四代周禘六代與鄭玄吉祫用六代大禘用四代皆儒者說經妄語不足據耳

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原無五行太極圖繪五行于圖下固非是矣特大衍之數專以五行為配合所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則此太極之五行即大衍五行也大衍有五行而乃以為太極五行出之參同此何說耶

大衍之五行位在四正鄭註所謂水北火南木東金西

是也參同之五行位在四維今太極圖所繪木東南火東北金西南水西北是也參同以為五行之生合為三五三五十五為陰陽至精之數故其為圖則天五生土特居中央為一五天三生木地二生火合居東偏為一五地四生金天一生水合居西偏為一五是土本生母而一為木之生火一為金之生水統之為三五至精此參同五行所由大異于大衍五行也今圖太極者直取參同之坎離匡廓為正圖而綴三五至精圖于其下則

太極所為數以一生兩以兩生四並不得有五數綴于
其間不惟無三五並無一五此其于大衍又何涉焉且
此三五者非陳摶自竊之為太極圖也其在漢後道士
早有取匡廓三五兩圖而合為一者其圖名無極又名
太極故隋唐道藏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經為唐玄宗所
製序者直稱為真元聖主上方開化無極太上靈寶天
尊所傳之經則在隋唐時早有是圖而陳摶竊之今所
傳圖實出之真元妙經非參同也云出參同則猶是推

本之言非實録矣葢道家立說有生無成五行之生原止十五惟太衍以成數加之然後得五十五數今以十五數之圖而乃謂本之于五十五數其可通乎

且夫太極三五出自真元非無據也嘗游南屏客有舉太極圖以相質難者予歴舉參同之分真元之合以為其圖當出于隋唐之間而客猶未信以為參同有之真元不然恐道藏難稽未必非好事者僞為之也時朱竹垞在坐朗然言曰君不讀陳子昂感遇詩乎其首章曰

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夫子昂唐世不見陳摶太極原文並無三五而其詩如此則真元妙經在當時已行其書矣予乃三揖而嘆曰有是哉人患不讀書耳事果足據亦何書不可徵信而乃是圖之僞陳摶傳之周子受之朱陸且起而爭之由今以思可不必也夫曖昧之作不能久飾元明儒者亦多疑是圖有僞而彼此設辨然究不能得其根柢必至今日而匡廓至精發之自予真元妙經之實証之自竹垞

吾猶恨其敗露之太晚矣考三元出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謂包子丑寅三正而又以子正為元始故云

經問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卷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李塨問宋儒有神道尚右之說不知何所考據或因廟室以西盡為尊藏主于西壁遂誤為此言予考古人太祖位下左昭右穆東昭西穆則神道尚左非尚右也

曰神道尚右自昔有之古有陽尚左陰尚右天道尚左

地道尚右之說故祭天神尚左祭地祇尚右宗廟尚左社稷尚右北坐尚左南坐尚右皆以陰陽分左右惟神道神字稍混可以為陽可以為陰以為人鬼則為陽以為地祇則為陰故無從準的耳若漢後立廟不依古昭穆同堂異室以西為上此正據神道尚右之說而自西及東自始祖以及祖禰由漢而唐而宋定之為不刊之制則顯與周官小宗伯左宗廟右社稷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與夫宗廟為陽不忍死親之義一概乖反

此則于禮可疑者如此者或一為正之可耳

然而陰陽左右又各不同如同一向南之坐宜同尚左矣而有時以右為尊同一向北之坐宜同尚右矣而有時反以左為尊此何說乎

曰此則以布席坐席與席身席向分之蓋布席主席身坐席主席向兩有不同所謂布席主席身者何也曲禮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席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夫席向南北與席向東西此不同之極矣而一同于尚

西一同于尚南此是何說曰此謂布席言之也彼布席者以為坐陽尚左坐陰尚右此定禮也南向宜上東東向宜上北此以所向者言之也然而布席者以席為主不主席所向而主于席身席之向南者其身在北曰坐陰陰尚右在西席之北向者其身在南曰坐陽陽尚左亦在西席向東西者亦然向西則身東曰坐陽陽左在南向東則身西曰坐陰陰右亦在南雖異向同尚似乎有偏而仍不偏者所尚雖同而主義各異葢席有首尾

首為耑尾為末端為上末為下侍坐布席其職有然
此所尚祇恒坐禮也若夫禮席陰陽全主所向如郊壇
南向即為陽祀社稷北向即為陰祀故郊社配位南向
北向以東方為上與席之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者正
復相反所謂禮席主席向即此可驗嘗在館議禮有太
常疏奏謂配位之謬
圜丘方澤南北殊向而　方澤壇位與　圜丘無異獨
是

三祖配位皆以東坐西向為一配西坐東向為二配又東坐西向為三配以至從壇四位五嶽五鎮依次分設皆始于西向而訖于東向則是主位易而配位不易配不從主一誤昭穆左右盡行乖反二誤何所尊于東三誤偏墜無觀儀四誤舉朝莫能辨祇云仍舊如之何予時有末議已呈掌院而抑之者謂不改舊典何煩餘論遂留館不上不知此不必有絶大學問祇就席端所尚與配位所尚相反而實相通者參觀之而其説自見葢猶

是陽尚左陰尚右之義而以坐為主則南北皆西以向為主則南北皆東主位與配位兩無礙也陽尚左昭陰尚右穆左右昭穆自若也尚尊故尊東非賤尊也配位皆尚東席端皆尚西非偏墜也然則讀古有要即坐位細故亦且各有至義而不可移易如此况其他乎

郊廷采問宗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廟室亦皆南向而室之尊處必東向此皆前儒昧昧自漢唐迄宋並無明解而先生一一指示之即此一節已足闢言禮

之奥矣然尚有藏主西壁之說與設主東向並是一意而舊儒論藏主者兼云藏主北壁似乎室奥兼尊西北而西壁北壁皆可藏主此則如何

曰藏主西壁則按之大戴禮班氏白虎通許慎五經異義以及公羊穀梁諸說皆云宗廟之主藏于太廟室西壁而衛次仲云廟主祭訖納于室西壁埳中此從來議禮有據之言然但言西壁而不知在西之何故雖知藏主西壁是其本事而仍有錯互之言如云正廟之主各

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則藏于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夫自有遷廟則廟無虛主並無藏太祖之室之禮況太祖之室北南相向俟列昭穆而北藏祧主偏畸不對又況合祭時必升羣廟遷廟之主合食太祖以羣廟主與遷廟主俱在室外並迎而升之太廟之中故曰升食若原在祖室北壁則食之而已何待更升乃晉作太廟以廟制南面作南向七室以藏帝主北向七室以藏后主則變西藏為北藏又變北藏為南藏其于藏製室製

無一不亂而唐貞觀間有謂其堂别室以西為首當在西夾之間雖向南之室而亦藏西壁因降而藏之西夾室如開元禮議遷廟之主藏于夾室三間其後三間外無置室處則又于夾室北壁以西為上而置主其中其議有云必于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尚右鬼神幽陰也則祇以昧所自來而或北或南或左或右或正或傍東扯西拽終無下落其為千古夢夢如此今予得仍斷之曰此室製也凡家室廟室皆以東南為戶東北為窔北壁

為墉南牕為牖西南為奥西北為屋漏其棟與梁與檐宇雖俱向南而其中如舟然坐西向東以西為屋極至尊之地故藏主于此穴牆為坎去地六尺一寸以石築之而藏主其中名之曰祏祭則設几于坎前而出主而祭是廟之向東者非廟也室也室亦仍南向而室之制則尊西而尚東向也主之藏西壁者非尚右也室也惟室故東向亦惟室故非凡堂凡夾室之可得而强為西向且强藏西壁也曰室製然也此長夜一旦也

然則夾室在廟傍在室傍乎

曰夾室廟兩傍東西廂也爾雅有東西廂曰廟無者曰室曰寢故雜記釁廟禮刲羊釁中廟畢乃降而割雞釁門釁夾室是夾室在廟傍必降階而後釁之唐孔氏所謂門者廟門夾室者廟傍東西廂是也其又曰夾室中室者以夾室非一室必相夾成室而釁者但就中一室釁之此禮文瞭然者若尚書顧命則又以路寢兩傍當之以東西房亦有名夾室者說者遂謂在廟室之後之

兩傍以爲廟後有室室後有寢皆有夾室而不知寢即是室並無兩重且既是寢室則爾雅明云寢與室無東西廂矣安有夾室乎

然而主在室則東向主出而祭于堂亦東向耶室主必東向以室制一户一牖所尊者在棟也迎主于堂必南向以堂制兩楹兩階所尊者在屋極也但主有在室而亦南向者有司徹云有司徹饋餕于室中西北隅南面是在室亦南向也有在堂而亦東向者郊特牲

坐尸于堂尸在户西南面而主席東面是在堂亦東向也且主隨尸轉並無一定如隂厭主東向陽厭則南向矣薦熟在堂則尸南向而主東向薦熟在室則尸東向而主亦東向矣後儒以東南兩向相爭不已總屬膠固不通達耳詳見予廟制折衷

又有請者夫祭之有厭謂尸去而祇餕主使主得厭飫也然而厭主必在室者以主藏于室故也乃厭于奥曰隂厭厭于屋漏曰陽厭同一在室而于奥則主

向東于屋漏則主向南此何說乎
曰此亦以室製為之葢厭有不同大抵無尸而餕主謂
之㱣厭故大祭于未迎尸之前則有厭于尸謖之後則有
厭而祭殤無後者則皆不扮尸故皆有厭然而未迎尸
之前其餕主謂之陰厭以獻餕于室西南隅之奥當室
幽處故曰陰厭尸既謖之後其餕主謂之陽厭以獻餕
于室西北隅之屋漏室有漏光故曰陽厭殤祭亦然其
祭適殤者厭于陰尊之也其祭庶殤者則厭于陽稍殺

之也而特大祭之陽厭與庶殤之陽厭則又不同大祭在屋漏而庶殤則在室東北隅之突觀特牲有司徹皆云徹饋餕于室中西北隅南面此西北隅屋漏之厭也曾子問凡殤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宅當室之白夫室以户為白以突為當室之白是此陽厭者在東北隅之突非西北隅也而鄭氏槩以西北隅當之誤矣若其向則陽厭皆南向陰厭皆東向夫陽厭皆南而陰厭皆東者豈其以東南分陰陽乎東之與南向皆屬陽坐北坐西

坐皆屬陰此既無陰陽可分且又無大祭殤祭尊卑隆殺之别而奥必東向窔與屋漏必南向者此是何故葢古凡祭饗必置酒尊于饗席之左席設于奥則向東之席席㬢于左正可置尊若向北則否且室無北向之主故必東向也若席設屋漏則東向無左矣何以置尊故必當南向而惟窔則西向㬢左然天下無西向之主而南向又無左故必借室之東房用以置尊然後可安于南向是以屋漏之陽厭則有司徹云納一尊于室中以

饌席在西北隅則設尊在當中以尊當在席左也在㝖之陽厭則曾子問云尊于東房以饌席在東北隅則設尊在室東之房以室無可左姑就室傍以設尊猶之設尊在東序也此陰厭必東向陽厭必南向之說也亦室制也

室主不西向則是室制有然若云室無北向之主則合祭時穆主北向何與且文穆武昭非南北向乎正惟北向當必有南向者相對分為昭穆無専主北向

之禮故云陰厭不北向以陰厭者必室中專主與東西
昭穆不同故不北向也若合祭時南昭北穆總是虛位
其云武昭文穆者但就其世次之序言則自后稷至文
武太王適當穆王季適當昭文適當穆武適當昭若廟
室昭穆則在成王時即文昭武穆矣是以周制九廟其
在文武二廟必文昭武穆何則以二廟不祧不從昭穆
為轉環則左先于右此是常制非世次之序武必在昭
文必在穆亦非昭穆轉環武有時可在昭文亦有時可

在穆也況室中主向與堂上尸向或南或北相為表裏文武二主在室中則文昭南向武穆北向其餘三昭三穆則三昭南向三穆北向而及祭于堂則后稷與文武三尸皆南向而其餘三昭三穆則三尸西向三尸東向以文武二尸係不祧之廟不與三昭三穆列東西也嚮使尸祭在堂南面享侑而其序行與序坐徒以世次之故致使子先父行父降子坐武左文右何以行事故漢儒言禮如韋玄成之以文武二廟列三昭三穆之内謂

天子止五廟而無七廟則十尸並出三尸自南面六尸自東西其在六廟中無文武也此儒說之陋也如鄭玄之以武昭在東文穆在西廟之祧昭入武廟廟之祧穆入文廟則春秋謂有事文武不是武文宗有司謂父子昭穆不是穆昭文未嘗在西武未嘗在東也此又儒說之陋也

張燧問喪禮有五服之名或云是五件喪衣其五維何一斬衰一齊衰一期衰一功衰一緦衰也詳其說

似衣製有五而因而分之然而大功小功時之多寡固不同而衣製輕重亦各有别乃合作一衣何也

曰五服者五等之服非五件喪衣也其云五等者大抵以所親遠近之等因之較所服多寡之等定為五數而于是服之形製輕重分于其間曰五服如自高曽祖考以至于身其數五自身以至于子孫曽玄其數五其間直推横推皆有服者此五服之親也而于是多者服三年次多期年又次多大功九月次少小功五月最少緦

三月此五服之時也而于是不緝之衰為三年之服緝衰為期年之服緝而去衰去負板去辟領蕭有事其縷者為大小功緦服就大小功緦同製中而用九升布為大功服用十一升布為小功服用十五升布而半用朝服之細絲為緦服此五服之衣製也雖其間親數與時數衣製之數猶有參差如祖父母與伯叔兄弟同期年高曾祖考與曾孫玄孫同三月類其尊卑差等不必與時數多寡相配而要之五等之親總以五等之時與衣

限為定數若但以五件喪衣為言則儀禮有三年疏衰期年疏衰大功小功之緦衰不止五等何以限之若其分斬齊期功緦五等則明明有大小二功其時則有九月五月之殊其衣製則有九升十一升之異其所親之服則有孫與兄弟之孫之分别不得合為一等而即其斬衰齊衰分作兩等劇為不通自古無斬衰之名三年一等原只齊衰齊衰者齊衰也父母之喪齊其麻而不緝謂之齊衰若期功與緦則緝其麻之四際而以

下際之齋緶為名故亦名齊不緝名齊者猶之亂曰亂緝亦名齊者猶之治亂曰亂也自戰國後儒造儀禮與喪大記雜記者易齊衰二字為斬衰而分斬齋二字于三年之中以為父斬母齋而于是五等之服又多一等矣夫父母一等並無優劣自春秋以前並無有父贏母絀之說見于諸經而父母皆齊亦並無有以斬服一名加于諸服之上觀論語子見齊衰為凶服之至而孟子告滕文父喪即以齊疏之服為服父之服未嘗于齊疏

之外有斬疏也作儀禮者誤讀春秋晏嬰服父晏桓子喪有疏衰斬苴絰帶語謂以疏麻為衰斬苴為絰帶而乃以斬字連疏衰并讀又見剡子有三年之喪如斬語遂造為斬衰一服而不知其誤也（詳見予喪禮吾說篇）漢儒信三禮不信春秋論語孟子故鄭氏註五服謂斬衰至緦麻之親而孔疏以斬齋大小功緦當之夫齊即斬也斬齋本一而乃分為二以齋衰為母服耶則父母一等而今分為二是六服也以齋衰為三年耶則五服有期而今

以三年之齋而即接功緦是四服也且一斬四齋鄭氏言之一斬四緝賈公彦言之蓋四齋即四緝以為其所緶齋而緝縫者止期功小功與緦四等耳今分斬與齋而使三年之不齋緝者今亦有齋緝是齋緝有三年期功小功緦五等將一斬五齋一斬五緝也而可乎

然而服者衣也親有參差而衣製一定似乎以一定之衣限參差之親而反曰五等以親言不以衣言亦有據乎

曰有之學記曰師無當于五服五服不得不親謂師不在五服之親列故也則明明五服以親言矣故儀禮喪服傳鄭註服之數盡于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而賈疏云此據三年問至親以期斷以父本期年而加三年者則祖大功曾小功高緦為五服此皆以親之等列為言是以服問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鄭註云列等比也疏云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以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則五服等列並未以

喪衣爲言即喪服記于𦙍下問曰𦙍者何也賈云五服
未有此名故問之則五服之名全在親列而就親列而
討之則有五等之親因之製五等之服此明徵也
若但以喪衣言則又有七服之名非七等衣也言五等
之衣每等中有七件衣如賈公彥疏喪服記云以期與
三年懸絶故重列七服七者䟽衰一裳齋一牡麻絰一
冠一布纓一布帶一䟽屨一共七其不及削杖者以杖
不可衣也然此五服皆有之祇䟽布牡麻諸色不同耳

是以親等言之則為五服以衣數計之則有七服增乎此減乎此皆非禮製善讀禮者請即以此明辨之

凌紹焻字離照康熙庚辰科進士錢塘人問友有子先身死而孫又病廢不能主喪祗有子之孫即死者之曾孫也可主喪乎否乎

儀禮喪服傳為君祖父母期章註謂君死而君之子若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則孫受重于祖若君之子與孫俱廢疾不任喪事則曾孫受重于曾祖所云受重者

不止主喪謂其子廢疾尚存而孫且為祖制三年服曾孫為曾祖制三年服俗所稱承重是也今士庶之家無重可承雖不必制服而主喪則有子以子子疾以孫孫疾又以孫此禮之無可辭者至其服則祖仍齋期曾祖仍齋衰五月與天子諸侯稍異耳

又問然則幸有曾孫耳如未有則誰主之

未有則服親之同等者主之又未有則無服之同等者主之又未有則同族主之所謂攝主也喪大記云喪有

無後無無無主而喪小記云凡攝主男主使同姓婦主使異姓又云無同姓者使東西家前後家主之又無有則里尹主之夫里尹尚可主而患無主之者乎

又問若此者以原無人可主耳或見有孫在而廢疾矣乃下子孫又無有則此廢疾者可以偃息在牀乎否乎

曰可雜記云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弗能主也謂子之貴不可以及之父也必使其子為大夫者之子主之若

無子則借他大夫之子暫為之主而喪畢即撤所謂他大夫謂同族之大夫非然即他族之大夫無不可也夫父者尊主也尊主無廢疾尚偃然坐視而寧借他大夫之子以為之主況廢疾耶

又問然則此廢疾者雖不能拜客而但寢草于帷閒以示答容何如

曰不可喪無二主主雖有尊又有卑而尊者拜客則卑者立哭而不拜卑者拜客則尊者立哭而不拜故喪小

記云異國君來弔其臣則本國之君主之而其子中庭哭而不拜父之主子亦如之父主子喪而有杖則其子之子反不執杖父爲子婦主而有杖則其婦之夫反不執杖不杖者不拜客也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桓子而哀公主喪是時哀公拜衛靈則桓子之子康子當北面哭踊而不拜乃康子亦拜稽顙則論禮家遂譏之曰喪有二主自季康子始也今俗不識禮凡尊卑子姓盡執杖就位大爲非禮茲廢疾不出則正當一主拜客而

反假飾為二主焉可乎雖然柩堂之側原當居恤中門未設廬則就帷而寢草焉無不可也此喪次非主位也

邑人問

一邑甲無適子惟三妾各有子而甲死其長妾之子乙生子丙矣而乙又死至是甲之長妾死而疑丙所服

今制與二禮禮記儀禮俱無明文

或曰丙服當三年　今制三年章有嫡孫為祖父母

承重一條詳其義以嫡且父死故也今甲無嫡子以長庶乙當嫡而乙又死則丙正嫡孫當承重矣若謂制文無庶祖母三字則　制貴簡括但稱祖父母而繼祖母與庶祖母皆在其中何則其祖母也如以制文所無有而即謂無服將無繼祖母不承重乎或曰丙不當有服朱文公家禮于齊衰不杖期下云庶子之子為父之母而為祖後則不服解曰父是庶子則庶孫當為父所生母服齊衰不杖期而若承祖

後則無服今丙不承祖後乎

曰若以承重言則自當三年特古無承重名但有傳重受重二名謂祖父以宗社之重傳之于我而我從受之則此祖此父皆先君也母與祖母其在天子皆后在邦君皆夫人也未有君與后夫人而不三年者故士喪禮及諸禮祇云孫為祖父母期並無為祖父母三年之文而喪服傳文始有父沒為祖父母服斬一語尊以君與后夫人變服為言是今之承重實從傳重與受重二名

而誤稱之而今之孫為祖父母三年實由先君與先太后之服而誤服之者也原非謂三年重服子未服而孫承之謂之承重孫也但曰為父後為祖後則仍是承重之别名士庶有何後而子為之孫又為之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即非天子諸侯亦必世卿有爵邑者而後可曰為故苟立為後之名則庶母庶祖母皆當三年此其例在春秋有之春秋魯莊公之妾則成風也成風生子僖公為父後矣僖公子文公又為祖後至文四

年而後成風死然而夫子書曰夫人風氏薨又曰葬我小君成風又曰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曰王使召伯來會葬又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則是文公發三年之喪告天子而赴諸侯在夫子未嘗有譏貶也是以漢文所生母薄太后也以景帝前二年崩而天子朝臣並居重服即東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中徐廣議云左氏春秋母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服三年之喪而曾史無譏焉且禮祖不得而厭屈孫也

則是孫苟為後必當三年朱氏作家禮于為後二字全未明白既曰孫為祖後而反以為後之故使三年之重改作無服是亂禮也特予謂三年亦未是者以所議士庶禮也士庶豈天子諸侯耶而為後耶士喪禮不云為祖父母期乎嫡孫衆孫于嫡祖母期于繼祖母亦期而庶孫之于父所生母則他孫不期而已亦期何則其祖母也其祖母則期矣若夫為後則不分嫡庶而皆可以為為則必服三年如臧武仲為宣叔子以幼庶而先為

後及其出奔然後請長嫡為後而究其所立仍是次嫡未見正嫡體庶其于服重有分也禮註謂長嫡為後為體正庶子為後為體而不正嫡孫為後為正而不體今次嫡則體矣然以為正耶則支子也何以處長嫡以為不正耶則嫡子也何以處庶子且次嫡即稱支子即非正則重在宗社仍非重嫡可知矣至若士庶則不惟無承重并無為後且亦何至絕服焉

一邑甲無嫡子惟二妾各有子甲死其長妾之子乙生子丙而乙游學尚未歸乙母死或疑乙丙赴即訃與服

今制庶子為所生母斬衰三年

朱氏家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服

曰此據士禮喪服傳于緦麻章曰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故云實則喪服傳本戰國後人所作故假為子夏傳以倚附于七十子徒之門人較之春秋論語諸書大相懸遠且此所據尤誤者此亦天子諸侯之禮故鄭氏註云君在庶子為母緦君卒大功大夫在庶子為母期大夫卒三年若士則無論在否皆與衆同謂皆三年也朱

氏但據君在庶子為君緦一語則于君卒服大功尚未之曉而况以人君之禮而槪之士庶謬之謬矣夫子春秋即不然魯十二公多是庶子而春秋于庶母之卒必一書夫人再書小君未嘗有異詞故漢許愼晉范甯皆謂魯宣生母有三年之喪而如齊朝聘為非禮至昭公庶母齊歸薨而昭公不哀晉叔向遂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不顧親也向使庶母止服緦則賢如叔向安得曰三年之喪且諸侯五月而葬經書五月夫人薨

九月葬小君則此時正值五月所謂三月之緦麻亦已除服而覲者猶譏其不慼羊舌子可謂不達于禮者矣夫為後承重孰有如天子諸侯者其宜厭宜屈亦孰有如天子諸侯者乃天子諸侯全不厭屈而使區區一士庶一士庶之妻而公然行厭屈之禮殊屬非分況令制庶子為生母斬衰三年而儒者猶以朱氏禮為口實致庶孫無服亦且曰庶子為父後其于生母猶降緦而況于庶孫是　今制三年全然不顧由此觀之則庶祖

母三年　今制未必不括之祖母服中而世不講也吾
故曰乙之三年則有　今制在無容問也
或曰乙游學則不便赴丙無服則不能赴諸妾之子
則各自有母又不應赴如何
乙固無赴理矣若丙則有服前已言之且赴非哀子即
是哀孫哀子既難赴則此是哀孫之責未有哀孫而無
服者也若諸妾之子不惟有母即無母亦無赴理古赴
有尊主有卑主卑主者哀子哀孫也若尊主則舅爲同

宮庶婦主甲之父也夫爲攝室之妾主即甲也向使甲
在與甲之父在猶當爲主而況于其孫今俱死矣甲諸
妾之子皆卑主也尊卑無二主有哀孫矣衆子何與焉
王錫問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如
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
使人弔及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
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
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

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舊註皆謂弗敢嫁者不敢他嫁也而后嫁之則他嫁矣惟壻亦然始不敢更娶既而遂更娶焉天下有叛倫傷化如此禮者乎曰善哉問也往以此質之先仲氏先仲氏曰禮有拘于虛文詭飾而不可為訓者此是也禮以為父母之喪不忍嫁娶必再三致請而後可行其所云壻弗取者虛詞也五禮已成吉日已定徒以喪塟之故而愆其期則亦已矣女有何罪而拒之勿娶故曰勿取而后嫁者以其

必不能不取也此虚詞也予後在淮西有友人質此者予思仲說固當然禮無虚設既有明文則萬一有無良之徒欲藉口為别行嫁娶之計駕虚詞而為實事則如之何予乃更繹記文而恍然得之夫前不言有吉日乎既有吉日則昏義所云請期穀梁所云告期者皆已行訖所未行者祇親迎耳而一旦遭喪則不得已而壻家有致命女氏有請其曰弗敢嫁曰后嫁以為此時之嫁皆已然之禮也嫁者即嫁此壻也故壻家致命在既塟

後謂既葬而喪未除期尚遠也然而致命者葢以解夫前此之告期者也若曰已告期而未娶者為此故也然後女氏弗敢嫁謂不嫁此壻也至女氏之請在免喪後免喪可娶矣而哀尚未忘且總不及期故又請壻弗即娶謂前期已愆儘可緩迎也葢謙之也夫然後遲遲而嫁此壻焉其曰使人請壻弗娶者本是一句而舊註以請字句遂誤解耳不然男女聘定而遭喪者何限禮並無喪父母而男改娶女改嫁之文况業已請期而竟至

決絶則未請期者當何如乎故予直曰男致命女致請者為有日者言之也若未有日則從容擇吉免喪之後或世父或從父請期行事并無此璅璅往來之文矣記本後出其所引夫子之言未可盡信稍不善解則其流弊已遂有不可勝言者况誤解耶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問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桑　英

經問卷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李𡷊問身有所忿懥不當作心有蓋此條承上文意言忿懥好樂憂患意也見于身者也若有所沾滯則憧憧往來不惟意擾而心亦不得以靜正矣

身有自不當作心有然不必是意當是心之用而見于身者蓋大學一書專以好惡二字驗身心之用故誠意

節即以好惡啟其端而嗣此則忿懥好樂親愛畏敬仁讓貪戾好惡絜矩家國天下在在照應然總于一身統之故曰身有但身之有所則必心有不正故然耳朱氏章句亦以忿懥等為心之用但云心之用不正則誤矣有所者心之用不正只是心豈心之用乎此兩句是倒見之文

又問或云心當言正不當言在孔子聞韶忘味雖不在而正小人朶頤雖在而不正某謂此言如心在于

食則知食非此在字義也此在字乃未發之中孔子學韶忘味學易如無詩則已發事故心之言在在中之義也意之言誠則意在于樂自不在于食意在于易自不在于詩時中之義也

又問或云心既未發自是在中何必言在某曰不然朱子註不動心曰心有主則能不動陸道威云心無主固動即心有主之時亦未必能不動譬如人家猝有賊至主人雖在亦未必皆能鎮定此主人弱故也

欲主强須是集義然則心有主而强乃為在在可易

言與

前説祗辨在字字義則在中之在無以别于在事之在何以知在中之在可當正字若後説則于未發前又須增集義一節此際功力稍紛殊矣人心在中中即正也如屋極在中正即中也故心在中間即是正心如人負屋極坐即是居正别無他義葢此際正心但使心在中便自了當更無有反邪歸正去不正以就于正使此心

有矯枉揉直之事益稍涉强制即是戕賊也往者賀淩臺先生為醫閭先生之孫其學以實踐為主乃其所授受則衹是大學一書其授大學則衹是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一句以為本在身則内不涉于虚無而外不流于偏雜此真本末兼該内外一致之學然而其言正心則曰正心者存心也孔子操則存孟子求放心皆是物也故正心之法專求所在心在事物則存乎此者勿移于彼心無事物則存乎中者勿馳于外久之則心有主而

無所違矣此真直捷了當之言若如或言心有在而又分邪正正惟以心別有在故又有邪正耳曾心在而猶或有邪正乎

又問明末陸道威名世儀作思辨録有論至誠無息者道威曰向來曾體驗未發否曰未也曰不體認未發工夫終有間斷處或人思之不得轉問如何體認未發曰某初時用力于隨事精察覺有事時得力無事時便滲漏遂用功于隨時精察久之又思隨事隨時

是外面若念慮起時不用功豈不枉却乃用力于慎獨二字用力既堅且鋭一時間中念慮起滅皆能自省如可目覩凡邪念惡念閒或竊發正如火欲不過寸餘便能斬斷未嘗使之克長也但遊思最多未能即去用力收攝至三月之久方漸漸減少又思慎獨是已發工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此時却從不睹不聞時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乃于夜寢時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之念慮卒不可屏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如神如鬼不可名狀間或一時強制得定又思此念亦是已發間或一時嗒然若喪以為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處而先儒教人為之且稍一認錯不幾入于二氏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概遏抑而所云未發者亦不過念慮轉接處毫髮之間初無一日一時之可計也故言須臾二字又言戒慎恐懼四字以為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畏不容或息能存之至于夢寐之際

咸得自主斯可矣又云欲下存養工夫須是于省察

上用力其說何如

曰以聖道淪亡異學充斥之際得此一人焉能赤手搏

兕投足蹈浪歷歷舉生平功力而指數之豈非豪傑之

士特其間進步有可商處夫自隨時隨事體驗精察以

臻于慎獨可謂入學得要功矣乃復舍慎獨而更求進

境則展轉摸索支離轇轕之病反從此生然且摸索不

已勢不至徘徊岐路流入異學而不止向非力強機捷

挽銀河而倒掣之則走險之車幾罡駕矣揆其弊皆由于朱氏章句誤以慎獨之前又加以不睹不聞戒慎恐懼一層遂使幽獨之中又求幽獨工夫境眇一往茫昧道威之學其多所曲折不能直致者亦正坐此予試以往昔言學見諸筆札者一印証之

不睹不聞只是一獨戒慎恐懼只是一慎故大學中庸大致不同而聖學首功所同者惟慎獨二字豈可分别朱氏不知何見分大學中庸為二大學以慎獨為極功

而中庸則分作二層謂不睹不聞不是獨戒慎恐懼不是慎其在境界則加未發于慎獨之前在工夫則又加動察于既發之後于是聖學亡即大學中庸俱亡矣向使是公能實實體驗下手用力不徒作口頭門面必不致妄為是言僕嘗臨事時求動靜覺無有靜時于無事時求動靜亦無有靜時何則以纔起念便是動雖終日靜坐欲求其一念不起實無幾時也若必求一念不起非死後熟寐惛忘三節則必强錮之矣强錮不足則必

如道家之以心觀眉佛家之以心提句庶幾可移時執着然何所用之此豈學人可從事乎及體驗之久始知心在此中凡人所不知已所獨知處即是獨以無二知也即是未發以未嘗發于事也即是不睹不聞以未嘗見于耳見于目也即是静以未嘗動而與物交岀而與事接也于是時慎之存之戒慎恐懼之使心常在中涵泳自適不禁其不動動即是意則又慎之戒慎恐懼之使理常存而欲常去其在未動時常覺有心所謂存心

也其既動時常覺有理所謂存理即所謂誠意也則是正心誠意雖有兩境而境在一時雖有兩功而功只一致大學之慎獨即中庸之慎獨有何分别而妄作兩層使聖學首功茫無把捉固已可怪然且動靜一分功候俱舛夫靜存動察兩下對待既無畸義似難偏舉而不知一經體驗則仍是口頭門面可言不可行者嘗于靜時驗動于存時驗察覺未加工時靜是獨動亦是獨既加工後存是慎察亦是慎幾見戒慎恐懼與慎獨工

夫可二用者葢事為之際可臨用檢點若心意非預存便一發而不及覺矣况意先于心察先于存誠意之功先于正心已發之後焉得動察向嘗襲朱氏之說遂致大誤當避難時聞三兄之訃一慟不能已既而思曰何以處二親得非過與略一念及便廢然而止因曰動察者節哀之具也及官于京師同館施愚山死生平受愚山大恩刋章籍捕非三至湖西幾于不免臨哭一察復重念生平而泪已不能落矣其後偶讀論語并讀禮記

始大悔恨夫以夫子哭弟子尚慟而不知曰有慟乎哭舊館人之喪尚一哀出涕不能自禁終至脫驂以補過是豈夫子不曉動察夫亦以喜怒哀樂出之自然稍一省察便成詐偽世未有察喜而能喜察怒而能怒察哀而能哀察樂而能樂者而乃以受恩之良友不得盡哀以他鄉流落之身哭同父之子而忍情制痛反不如師弟子之得以自致誰為為之始知體驗不真誤信人言口頭門面終成虛偽不可不慎也

嘗在留軒講學或舉未發時氣象為問坐中各道所見言之娓娓大抵皆誤認於穆不已四字而歷歷以乾坤未闢絪緼無朕為言如此則與二氏之太虛罔象何異歸以語仲兄仲兄曰未發非他謂無喜無怒無哀無樂之時也予聞而憬然然終以過于簡易恐此際氣象必不如是其後稍稍體驗終無此境惺惺之中有動無靜所謂靜者祇是不應事不接物不流于喜不流于怒不流于哀樂無端念慮不生于前便是靜便是何思何慮

便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外欲别求一境不得矣雖此境甚常然亦甚妙稍入此境便中心寛然冲和坦衍險巇荆棘一齊俱化真有絪緼無朕氣象循習之久則此境時時可得但得此境時無端而念慮忽生此時念慮正是此心常動之本體豈可遏絶祇須知覺此念慮之生而戒慎恐懼求其合理所謂戒慎恐懼亦祇是惺惺在中並不當有矜張着力之處不移時而念慮忽息則又惺惺而存之如是循環不已第任其自至而存養戒懼

不令惛忘則積習之久凡已發未發俱有把捉故予嘗倡言心意無二境誠正無二功未發已發無二候静存動察無二事從前學人皆不體驗之言說玄說眇終于自欺不足道也且此中有大差别者少時聞劉戢山先生講學謂意是静心是動不知先生所得何似敢為此言若予則實見得人身天地有動無静天地静則渾沌人身静則死矣人第知天清于上地寧于下亘古不動而不知無一刻之静運行滋養二氣升降何曾有間其

靜而未發者祇是喜風怒霆哀霰樂日未施時耳人身亦然自心意知覺以至游魂升降氣血周流即夢寐亦不間而况于寤後嘗念至人無夢每欲其省夢而工夫愈亟則夢愈多蓋惺惺則不能熟寐夢亦惺惺但所爭者其夢不大怪耳故知於穆不已非虚言不已言其命不已也正言其未嘗静止也至誠無息非别有不息言其誠不息也正言其未嘗静息也善為學者苐從其不息不已而用功焉即思過半矣予耻言講學耻作學録

但自言所得期與聖不悖已耳于諸儒又何嫌焉

或問書盤庚三篇不知何故遷殷考史本紀載殷王五遷皆不言其故並不道及河患似乎殷之習俗原好遷徙並無他說故朱氏語類曰盤庚不知怎生抵死要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見得若果河水衝決淹没人民盡當趨避何必抵死不遷必待誓誥之三復哉

據書序及本紀契至湯有八遷湯至盤庚有五遷共十

二遷且盤庚後更有遷者似乎遷徙是殷家故事然亦惟殷之所都皆在河南北屢受河患故屢遷若以為故事而好遷則春秋蔡屢遷國其初遷于楚為避晉既而遷吴為避楚皆願遷者然而殺公子駟放公孫獵哭遷墳墓究至身弑國破而流離悔恨雖實實願遷然亦不好如此天下有無故而好遷國者此不曉事語不足道矣且古詞有體今人效南宋作文法用本色字如此文必曰河決河決否則引朱氏誚古之作曰换字法耳古

人不然不惟換字兼且飾詞故盤庚三篇其隱言河決曰無盡劉曰天降大虐曰罔知天之斷命其明言河決則曰恐沈于衆曰惟胥以沈曰蕩析離居以為盡劉盡殺也大虐斷命禍之大而生命絶也天下有何者可以盡殺人何者可以降大禍而斷絶衆人之生命者乎非河決乎至于沈衆胥沈則傳言恐衆沈溺言相與沈溺蕩析離居則傳言水泉沉溺播析居宅而朱氏于沈溺則解作陷溺其心于蕩析則解作潟鹵墊隘則誤解古

經而反曰無水患曰不知怎生抵死要遷則妄以今人不換字法反責古人古人不受矣夫世無讀書人久矣今人治河者惡祖陋說謂三代以前並未河決何以六經並無河決字則夫子書序于祖乙篇曰祖乙圮于耿孔安國曰河水所毀曰圮此明言河決天下無不決而毀地之理若以換字法責古人則自六經至宋以前無一事可通者大傳邑姜方震史記劉媼夢與神遇使必質言之則不知作何語矣且朱氏為文盛加修飾並不

以恣生要遷邪都摭入文句則雖欲為蚓而有不可者

盡亦就古今文字一一閱之

有謂盤庚因民俗奢侈故遷殷並不為河患大序註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而鄭玄王肅皇甫謐輩皆云耿以奢僭至遷則經文孔傳俱無奢僭奢淫奢侈語即經文由乃在位言民不欲遷皆由在位之偷安有以致之然言民不欲遷之故非言盤庚欲遷之故也盤庚之欲遷自是患河民之不欲遷只是安居一是思患

預防一是安土重遷耳且鄭王諸家並云從耿遷殷亦非是據書序祖乙圮于耿則耿是河毀之地豈可復居是必祖乙當時别遷一處定不在耿故史記云祖乙遷于邢而汲冢古文謂盤庚自奄遷殷則必祖乙又遷奄矣雖奄之與邢未知孰是然不得謂盤庚自耿遷則明白可據耳

曰盤庚遷殷其為河患無疑矣第契舊封商定為國號而盤庚以遷殷而改商為殷則此一遷都致易國

號觀商書盤庚以前皆稱商盤庚以後皆稱殷可驗也此豈盤庚故易之耶抑亦盤庚遷後不再遷而即以其地為號耶

曰盤庚無易國號之理且國號何可易也若遷殷之後則本紀武乙徙河北或云即漢項羽傳所云洹水南有殷墟是也又或云帝辛徙朝歌故世家紂廣宫室至沙邱苑臺而竹書紀年又云自盤庚遷殷後更不徙都當是恢大其邑據邯鄲沙邱以為離宫是遷殷之後或不

再遷而一遷河北則有之以殷亳在河南沙邱朝歌在河北也至于商之名殷則全不因此葢殷即商也同在亳都故商名商亳殷名殷亳皆在河南是以盤庚書序亦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商亳也而盤庚本文亦云紹復先王之大業正謂此殷地即契所封而湯所都皆先王大業耳葢盤庚避河患而此時河患不在商亳則仍遷于商鄭玄云復湯舊都事所固然晉束晳不曉地理又不審本紀妄疑朝歌即殷地在河北而商亳在河

南殷商不合遂造云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其治亳二字是始宅二字字形之誤盤庚始宅殷非治亳殷殷與商亳河南河北彼此逈別而唐儒如司馬貞作索隱遂云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殷殷在鄴南遂為天下號殊不知始形近治亳形近宅此揩書之形若壁中古文則治字即亂字與始字之形全不相類此在孔氏正義中即已辨之束晳造事自是妄言況盤庚以前早有殷名盤庚已後仍稱商號皆前後互稱如本紀以殷立

號首曰殷契又雍己時稱殷道衰太戊時稱殷復興河亶甲時殷復衰帝祖乙時殷復興皆在盤庚以前而盤庚以後則微子曰商今其有災商其淪喪泰誓亦云觀政于商今商王受悉在遷殷後者是以詩大雅曰殷商之旅又曰咨汝殷商兩字並稱不必遷前只稱商遷後始稱殷也且其號有斷在遷殷前斷非盤庚所得易者盤庚自云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此時身未至殷而即云殷降大虐則明以殷為商亳一代之舊號矣若云欲遷

于殷故先正其號名則衛侯元未塟謚而蒯聵稱昭考靈公仲雍孫未封虞而論語註稱仲雍為虞仲此皆書史間可笑之事而以此誣古經可乎

或問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集註無文而宋人為說者皆曰公行子喪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謂有人子之喪也然乎

曰非也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子喪其子非身居子喪也凡喪必有主然有君為臣主者有父為子主者如

小記云父主子喪而有杖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
是子喪父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氏喪子正身爲喪主
以受賓弔一如檀弓所云子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故
趙岐註云公行子齊之貴臣而疏曰其子死是也解者
不識禮不識父當主子喪妄解曰公行子有人子之喪
增一人字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
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曾子有母之喪子路有姊
之喪不成有人母人姊喪乎

或問家語顔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朱元晦引此入集註無于闕里三字此必脫誤而淮安閻潜丘獨謂此元晦精于地理處孔子生時無闕里之名闕里二字僅見之漢書梅福傳前此無有惟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是必當時宫闕多毁而靈光獨存因以為名其說何如

曰魯有兩闕里一在鄒邑昌平鄉孔子生處史世家正

義引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邱山此生處也一在曲阜縣孔子所居之地括地志兖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此孔子所居地也雖夫子居闕里不必所生皆闕里鄒城闕里明係好事附會者且其書皆後人所作深不足據然亦惟古有是名故記載雜及必非梅福書中一語能使漢後學人皆哄然稱名爭相附會如是矣况附會兩處必非曾恭王一毆能兩及矣

若以為古無是名則既見家語亦可無辭而叔世陋儒左袒鄭學必斥是書為王子雍所偽為故有是疑實則家語是文明有証據劉向新序云孔子在州里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化之此與闕里教學語同而以闕里為闕黨闕里者闕黨之里也人不識家語闕里亦不識論語闕黨乎周禮五家為鄰亦作比故五鄰為里亦作閈故稱比鄰故稱里閈四里為族五族為黨黨與族相近故稱族黨此在食貨志白虎通諸書皆同即論語亦有鄰里鄉黨語而比次相屬則

鄉屬之里里屬之族黨闕黨總該五百家而夫子所居
祇在闕里二十五家之中而里門有師謂之閭師夫子
幼時或即為里門之師而教授焉故漢越絶書亦云孔
子教學魯之闕門而史記世家有煬公築第闕門語舊
註謂築第于闕門即闕里門而治别第于其傍若是宫
闕門則雉門兩觀象魏儼然定無容再治他第可知也
至于梅福上書謂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則自當指舊里
名言豈有以漢時諸王新名之闕而可以表孔子廟者

且漢改郡縣名未聞并里黨之名而亦改之也若謂雙闕以靈光得名則更不然王延壽靈光賦並未言以雙闕名里即其云崇墉岡連朱闕嶽立所謂巋然獨存者亦合殿宇為言必不如酈元後魏祗見雙闕況後漢東海王疆傳謂疆以魯城宮室靈光壯麗故詔之都魯而延壽以叔師之子親見其制度以記其盛故賦中鋪張極其完備豈西漢梅子真上書時便宮室毀壞獨存雙闕而遂以闕名里乎謬矣

然則其名闕也何居

曰闕之為名古無記註吾安從知之然亦有可考者大抵以觀闕得名葢古之所為闕而非靈光之所為闕也考魯城有兩觀臺相傳為春秋雉門及兩觀災之地郡國志云兖州兩觀城即仲尼誅少正卯處又禮運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鄭註云觀闕也則魯城原有觀闕而所註皆誤按魯兩觀懸象在朝寢外五門之一非游觀之地豈可登陟且周制大夫當刑甸

師未聞在朝前雙闕門也此必是古觀闕遺址留傳在魯故一名觀臺又名觀城而是里是黨適當其地因以闕名是以唐陸龜蒙作兩觀銘兩觀雉門黴僭天子聖人在朝姦宄誅死聖人不生兩觀如砥以石鏡辭著于闕里亦謂闕里所由名與誅少正卯皆在此處特其云黴僭天子則亦狃于俗說誤以為魯兩觀地而不知觀臺觀城古有是耳葢闕里得名原係觀闕然是古觀闕非魯觀闕夫魯且非是况恭王矣朱氏未必考及地理

其脫誤二字亦未必因此而潛邱好學故為此言然不無過于用意見處因就其主客而答之如此

張燧問孟子孫叔敖舉于海集註孫叔敖隱處耕于海濱此本趙岐舊註似依文解說無所據者淮安閻氏謂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之令尹蔿艾獵也艾獵楚公族即蔿賈之子並非處士起家為楚莊所舉用者意者蔿賈於宣四年官司馬為子越椒所惡因而殺之故其子遂式微竄處海濱越七八年而後楚莊知其

賢而擢之為令尹此可信與
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
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註原是有據特以愚
考之則實楚之蓼國人及楚莊滅蓼而後薦而舉用之
從來說書者皆不曉也史記孫叔敖傳謂叔敖楚之處
士虞丘相薦于王而代為楚相未詳為何所人也唯荀
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為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蓼國
地即春秋寢邱也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于宣八

年減蓼而宣十二年即有孫叔敖之名見于策書則以蓼名期思必蓼滅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邱之薦而舉為令尹此固按之春秋互証之他書而顯有然者况史滑稽傳又云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莊王聽優孟之言封其子于寢邱其封寢邱者亦正以寢邱即期思本叔敖故居因封之則是所居所封皆蓼國其為蓼人無疑也若云楚公族則公族世爵未有身為令尹而其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地而不即予以爵者此其誤

始于杜預服虔之註左傳而孔氏正義無識不能辨正左傳十一年有令尹蔿艾獵城沂事其明年晉楚戰邲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而楚王命之戰事以為兩年相拒不甚遠而只此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隔歲易官在列國多有之況左氏行文必名字兼稱既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若事得捷則孫叔為無謀矣則一稱敖名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名與蔿賈之子明屬兩人觀其稱蔿艾獵時並不及叔其稱叔時並不及

艾獵斷非一人瞭然也乃其所大誤者則以戰邲時隨武子稱有蔿敖而杜氏以為即兼稱也武子以為楚難與戰其平時討鄭入鄭軍政秩然且有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云云此言平時也其時蔿敖不在軍也杜氏既疑令尹屬一人而蔿敖一名則又氏本艾獵而名近孫叔是必一人而兼稱者遂公然以叔敖當之殊不知一軍之中叔敖既帥師又使叔敖典軍制勢必不能且此蔿敖者其官是宰楚制有令尹太宰二官令尹極尊

太宰極卑策書太宰伯州犁是也孫叔令尹豈得與為敖太宰合作一人侍人賈舉非死者賈舉名雖連稱人實有兩也且杜氏於此有大可笑者襄十五年為子馮為司馬此為艾獵之子也世本亦不識叔敖出處亦妄臆叔敖是公族然不敢謂叔敖艾獵是一人但曰為艾獵者叔敖之兄故其註為子馮則曰叔敖從子今杜氏謂艾獵與叔敖一人則為子馮為艾獵子即叔敖子矣乃其註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則何說焉

夫諸此誤解凡在前儒多有之何况閻氏但又妄臆謂蔿賈官司馬時為子越椒所殺故其子叔敖式微竄處海濵則又不然矣宣四年蔿賈為工正與鬬椒共譖殺令尹鬬般而椒為令尹賈為司馬及其既而椒復惡賈囚賈而殺之因之攻王王遂滅鬬氏所謂若敖之鬼餒而者是賈以怨殺並非國法且王滅鬬氏隨取殺賈者而盡滅之有何讐患而竄處遠地至于式微此尤臆解之無理者故曰解經有誤切勿回護况武斷耶

然則其曰舉于海何居

此正所謂期思之鄙人者也蓼本楚外國而期思又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于海禹貢淮與海並稱地志淮康與海康並稱居淮之濵即居海之濵以淮通于海也是以從來稱淮地多稱海疆如魯詩來淮夷則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江漢伐淮夷則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葢海不必在波濤間矣況國語于吳曰奄有東海于越曰濵于東海之陂而蓼界楚外原屬吳越

春秋楚子滅蓼時有云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則正以期思以東皆在吳越屬國中也吳越名海則期思亦海矣要之孟子當不謬耳

姜垚姜京兆公子官國子監助教問古馬以駕車無負人者而說文釋騎字專云跨馬則實負人矣或云戰國以前有乘馬而無車騎乘馬者四馬非單馬也其說信否

古書不記事始今人但以書之所見者便以為權輿于此此最不通者人弟見易書詩無騎字祇曲禮有前有

車騎語遂謂騎字是戰國以後之字古人不騎馬若然則六經俱無髭髯字將謂漢後人始生髭髯此笑話矣孟子滕文公好馳馬則必前此亦有馳馬者國策趙武靈王好騎射則必前此亦有騎射者馳馬騎射于此見之不必于此始之也嘗讀緜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夫駕車不得云走馬也太王在商時已有單馬出走之事故春秋邲之戰晉師敗績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使之逃歸則一人一馬明是騎馬誰謂騎馬始戰

國耶是以紂有雞斯之乘周文王有林氏之獻晉有屈產秦穆有沙邱馬春秋唐成公有兩肅爽此皆稱名千里未嘗與四牡兩驂取對偶者向非獨乘畜之何用即魯昭出奔衞靈公以良馬名啟服者餽之盜諷之使奔歸也故魯昭在齊時左師展將挾公使乘馬而歸所云乘馬正騎馬也況騎馬騎字雖三經所無而其字則必非漢後人所得造者況騎馬即跨馬人身兩足間名胯名髀與兩足間之衣之名袴皆以跨馬得名不然人之

所跨者舍馬則更有何物可置之兩足之間而乃胯髀與袴以此名體復以此名衣則其為騎馬造字亦多矣又况鞍為騎設鞭與策亦為騎用故鞍名騎鞍策名馬策六經雖無騎字而騎鞍與馬策則俱有之公羊載齊景公唁昭公于野井據鞍為几則齊景騎馬可知而論語載孟之反奔而殿將入門而策馬令前夫殿不執御無執策行馬之禮况城門一軌車必逐軌以遮入雖策馬安可令前是必易車而騎而始可策之以為名故楚

伯宗曰古人云鞭雖長用以策馬不能及其腹此正為
乘馬者言之惟乘背故不及腹葢腹與背相反矣况古
有驛騎專用馬遞更不用車此在師中亦用之文十六
年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至襄二十七年楚子木使驛
謁諸王二十八年楚謝鄭使曰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
以告謂驛則單騎迅速也故夫子作繫詞自伏羲以來
即有服牛乘馬之事言以牛服車而馬則乘之坤卦利
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主惟乘馬獨行故有先後四馬無

先後矣屯卦乘馬班如謂六二乘初剛上六乘五剛皆以陰乘陽謂之乘馬則亦惟一馬一乘故演一陰乘一陽而借以為象若四馬則不獨乘矣

或問曲禮于乘車僕御之事有云門閭溝渠必步鄭註步者謂車右勇士下車步行孔疏謂門閭君當式君式則車右必下溝渠險阻下之者將以捍衛之也或疑下車煩瑣鄭孔誤解大凡馬驅曰驟馬行曰步此步字或是勿令驅之使馬緩行否

曰不然馬行曰步者謂馬徒行而人牽步之之謂也曲禮有步路馬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也今北人馬行罷而牽運其足謂之步馬葢步馬者皆指馬未駕車而步之為言今已駕矣故人有步徒步是也馬有步步馬是也車亦有步本文君未駕時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少儀執轡然後步是也步馬未駕車步車未駕人步者徒之别名左傳步兵曰徒兵論語步行曰徒行即爾雅徒鼓瑟謂之步謂未操瑟者先作彈擫以和其器則

是虛馬閑服虛車調習始加步字若溝渠必步自當以驂乘下車為言如謂門閭溝渠馬當緩行則在門閭容有之溝渠廣深皆四尺何能馳騁此不必戒之使緩也若萬一險陷不測則疾驅而過猶為有濟必從容陷淖反非御法況曲禮此文原與少儀執君之乘車一段兩相表裏少儀于君未駕時曰執轡然後步此云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若步是緩行驅是急行則同一調車而少儀曰步曲禮曰驅步驟雜出為矛盾矣

然尚書有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語步馬既不可訓

然自周至豐又無徒步之理此則何如

王朝步自周名誥武成畢命皆有之孔傳謂步即是行

則自周至商自周至豐皆多道里自無步行之理按字

書輦行曰步謂以人行車故字以二夫行車為形而義

即因之此在書義自如此或謂古車不用人其用人者

皆是輜車重車惟軍行載器物有之如左傳楚重至于

邲又秦堇父輦重如役皆輜重也步輦駕人起于後世

前代並無此然考雜記有士喪與天子同者三一是乘人則在三古早有之又或謂此是喪禮喪車所用不可為法則又考周禮巾車氏之職王后有五路一是輦車以人挽之此非喪車也且鄉師稍人又皆有會同司田行役之事皆以縣師之法作其輂輦輂用馬駕輦以人挽則即在行役亦不止軍興所用吉凶軍賓無不供應天子王后皆可以乘此非古車不用人可知也大抵世人讀書局于所見古文少見便謂無有總拘墟耳自漢

後輿服之制車輦並行且輦多于車故天子所行即名輦道今朝廷尚有象輦馬輦人輦三等即人間轝轎亦三古有之在朝名輦在野名轎觀漢書嚴助傳有轝轎踰嶺語漢之去古不及百年當時所名必有因仍前代者此非善讀古者何由知之

經問卷九